一线穿南北，贫瘠之地向阳花开

今年是“胡焕庸线”提出90周年。这条线从黑河到腾冲，以近45度贯穿中国，将我国分成地理环境、人口密度和社会发展相差悬殊的东南和西北两大区域。

从2月5日大年初八起，长江日报记者陆续从武汉出发，分3路前往“胡焕庸线”北端附近的嫩江、南端的腾冲和西南段的凉山，探访3个少数民族家庭的年味。

习惯了快节奏行动的记者，此行不得不“慢”下来。记者在东北古驿站和扳道工逝去的背影里，看到极寒测试和冰雪文旅产业的火热；在大凉山深难至处，看到打猪草的姑娘满面笑容，讲述多方“托举”的分量；也在高黎贡山下人声鼎沸的农家乐里，体味着忙年的幸福。

一线穿南北，冰封到花开，每一处的青年同样眷恋乡土，同样热诚地为明天努力，同样对春天充满希望。

溜索求学纳西女孩瓦年机：
从小到大，总有一双大手托举我家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发自四川大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纳西族乡卡瓦村

在横断山脉的褶皱深处，金沙江与无量河交汇处，藏着一座曾与世隔绝的纳西古寨——俄亚。90年前，地理学家胡焕庸把黑龙江黑河与云南腾冲连起来，提出描述中国人口分布的著名地理界线“胡焕庸线”，俄亚正在这条线上。

俄亚女孩瓦年机，就读于中南民族大学医学信息工程专业三年级。瓦年机在纳西语中寓意“平安”，但近两年，她家中发生剧变，小康之家一下成了低保户。2月6日大年初九，长江日报记者跟随她的脚步来到俄亚。

两代人托举出
村里第一个“一本”大学生

瓦年机的家在四川大凉山木里藏族自治县俄亚纳西族乡卡瓦村，海拔约2000米。

以往她回家，要从武汉坐火车到西昌，住一晚后转长途公交车到木里，再坐长途车到俄亚，路上要花两天。这个寒假，她从武汉飞云南丽江，再从丽江坐顺风车穿越玉龙雪山到俄亚，一天时间就能到家。两条线路费用差不多，但新路线花的时间少了一半。

2月6日记者到俄亚时已是晚上9时，只能在民宿住一晚。次日租车前往卡瓦村瓦年机家，沿着新修的水泥路盘山而上，45度的弯、30度的坡随处可见。记者被颠得七荤八素，感觉像坐过山车一般紧张。9公里路开了50分钟，记者向峡谷望去才知已到高山山腰。

当地村民介绍，俄亚纳西族乡共有6个村，大多数村位于河谷地带。卡瓦村海拔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在6个村中是最低的。司机说，几年前去卡瓦村只能翻山越岭走山路，现在能开车进村，快递也能进村了。

瓦年机是村里第一个“一本”大学生。这个“第一”是爷爷和爸爸两代人托举出来的。

瓦年机的爷爷巴交阿扎初中未毕业，但已是村里少有的“知识分子”，曾在村里教学点给30多个孩子当老师。

巴交阿扎最小的弟弟甲阿告诉记者，山上有山泉，他们家族依泉而居，在山上住了二三百年。父亲养育了4男2女，年轻时全家经常吃不饱饭。30年前，他们家从海拔更高的地方搬到这里，才有了现在村落的样子。过去山里只有泥巴小路，去俄亚乡全靠步行，去县城要走7天，很多人一辈子没去过县城。

“爷爷重视教育，但是我爸爸只上到小学二年级就主动辍学了。他很后悔这一点，就把读书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瓦年机至今记得小时候爷爷对她的启蒙，还记得爷爷一直告诉父亲，要把孩子送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

2009年，瓦年机的爸爸巴交古马次里拿定主意，要将女儿瓦年机和儿子巴交克古衣下（意为“勇往直前”）送出大山求学。他得知妹妹所在的泸沽湖有所小学不错，决定送两个孩子去那里上学。

从卡瓦村到泸沽湖，直线距离只有100多里，但得翻越多座高山峡谷。除了牧民和牲口踏出的小路，没有像样的路可走。

“阿布（纳西语：爸爸）脱掉鞋子，挽起裤腿，先牵着马蹚水过龙达河，到对岸后拉扯溜索，让我们坐进吊篮滑到对岸。”瓦年机至今记得，第一次离家上学，第一道关便是溜索渡过50米宽的龙达河。

3人牵着3匹马。山路崎岖不能骑马，8岁的瓦年机和大她3岁的哥哥就拽着马尾巴翻越一座又一座大山。天色晚了，就在大山深处搭帐篷过夜，第二天清晨继续赶路。

姑姑和姑父在泸沽湖边做小生意。两个孩子借住在姑姑家，每逢节假日由父亲骑马接回家。途中过夜要么寄宿牧民家，要么搭帐篷住一晚，风里来雨里去，3年从不间断。“阿布从不抱怨。而哥哥跟我很不解，多次问阿布为什么要上这么远的学校。”

2012年9月，巴交古马次里和妻子英扎米到泸沽湖租了房子陪读。英扎米在宾馆当服务员，巴交古马次里打零工补贴家用，一家人总算安定下来。

“那时年收入达到七八万元，是家里经济条件最好的时候，吃穿用没有发愁过。”瓦年机说。2014年，爷爷摔伤离世，父母把独自在卡瓦村生活的奶奶也接过来一起住。

“写作业无论多晚，阿布都在我们身边陪着。”瓦年机说，父母没法用知识辅导他们，但陪伴从不落下。

2015年，兄妹俩小学毕业，巴交古马次里又节衣缩食，将两个孩子送到300里外的盐源县读中学。“这里教学质量更好，还可以住宿。”

2022年，兄妹分别考上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中南民族大学。

“巴交古马次里把两个孩子都培养成大学生啦！”不少村民碰到巴交古马次里都会竖起大拇指。

家庭变故全村“垫底”
乡里县里来人帮扶了

2023年初，47岁的英扎米突然走不稳路，送医后确诊为小脑萎缩，无法上班。巴交克古衣下回忆，妈妈病重，家里失去了每月2000元的固定收入，父亲也一蹶不振。

家庭突然困顿，让在校的巴交克古衣下坐立难安。回家后他发现，父亲的颓唐日益严重，根本无力打零工。

巴交克古衣下跟妹妹商量后，决定中断大专学业回家，一边打工，一边支持妹妹先完成学业。

中南民族大学得知瓦年机的情况后，连续两个学年都给她申报了国家助学金帮扶，并为她提供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瓦年机所学的医学信息工程专业属于交叉学科，学习难度大，老师和同学们在学业上也给了她很多的鼓励和帮助。

2024年4月的一天晚上，48岁的巴交古马次里突然倒下，送医后诊断为长期过量饮酒导致多器官衰竭，不久就撒手人寰。

一家人租不起房子，回到卡瓦村，成了全村的“垫底户”。

回家的路从泥巴路变成了水泥路，龙达河上也有了水泥桥，溜索成了游客的体验项目。但老宅已经破败，无法挡风遮雨。

得知她家房子不能住人，52户村民带来石块、砖头、水泥，你50元、他100元地凑钱买来铁皮做屋顶，几天时间就把房子修补好了。

卡瓦村也把瓦年机家的情况上报到乡里和县里。很快，她家被列为农村低保户，每人每月可领300元补助。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领导小组送来了“脱贫户帮扶联系卡”，从家庭产业、就业到医疗保障等各方面都安排了帮扶，村网格员、村支书、副乡长、县委政法委书记点对点帮扶。

卡瓦村第一书记冯伟林告诉记者，政府打算为巴交克古衣下提供护坡员或保洁员岗位，进行就业兜底保障。

妹妹上大学哥哥开直播
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第三场直播什么呢？”

“应该是体现我们纳西族民族特色的东西吧，这样更能吸粉。”

“我觉得山上那棵古树也可以播，很罕见。”

2月6日中午，巴交克古衣下在准备他的第三场抖音直播，瓦年机在一旁当技术指导。

2024年4月，送走父亲后，中断学业的巴交克古衣下外出打了两次工：一次是在村口做防护坡，每天工钱180元，赚了2000多元；第二次是在西昌市当搬运工，干了60多天，赚了1万多元。

“买了一台洗衣机，余下都还了外债。”巴交克古衣下说，父母因病先后欠下了5万元外债，现在还有4万元，他希望两年内能还清。买洗衣机是为了方便奶奶洗衣服。奶奶今年67岁了，单独照顾妈妈有些吃力。

巴交克古衣下必须留下来撑家，没法外出打工赚钱。但地里的庄稼只够自家吃，留在家里又赚不到钱。他陷入两难。

他家隔壁的儿时玩伴在视频号直播当地民俗，粉丝突破6.5万，“不出村就赚到了打工钱”。这让他受到了启发，“既能留在家里撑家又能赚到钱，搞直播也许行”。

俄亚有独特的纳西族文化，有“活着的象形文字”东巴文。各村寨石头垒起的房屋依山而建，层层叠叠，宛如巨大的蜂巢，独具魅力。

很多俄亚年轻人看到商机，开始直播带货。中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调研队的调查结果显示：6000多人口的俄亚，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参与视频直播，直播已经成为俄亚与外界联系的重要窗口。

巴交克古衣下网购了自拍杆和耳机，但又觉得自己“其貌不扬，笨嘴笨舌，做直播毫无优势”。

2月4日，巴交克古衣下第一次上播。明明认真准备了台词，半小时的直播里，他还是结结巴巴，频繁忘词，憋得满脸通红。一紧张，普通话也“拐”成了纳西语。“一段自我介绍，加上家里蒸包子的视频，仅仅收获了两个粉丝，其中一个还是我妹妹。”巴交克古衣下觉得很失败。

2月5日，在妹妹的鼓励下，他开启了第二场直播，在自家麦地里直播了小麦长势和周围环境。或许是高山深谷吸引了网友，直播视频点击量达到2000，但只增加了3个粉丝。

直播受挫的巴交克古衣下打算放弃，停更了两天。瓦年机劝他再试一次。兄妹俩从直播号名称到直播内容都进行了激烈讨论，希望能抓住粉丝的眼球。

煮腊肉、土豆丝、水捞豌豆尖、腊子肉汤，2月7日中午，瓦年机在奶奶的指导下做了四个菜，特意给妈妈添上一大碗米饭和蔬菜，一勺一勺喂给她。

“希望我身体健康，能照顾儿媳更长时间，减轻家庭负担。”经过瓦年机翻译，67岁的奶奶玛米用纳西语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家里杀了两头年猪，又从隔壁家买来两头小猪崽，明年春节的年猪也有了。现在困难只是暂时的，等孙女大学毕业，一切都会好起来。

俄亚乡党委书记陈兴国说，纳西东巴文化在俄亚保存着最原始、最本真的形态。俄亚乡保护和利用双管齐下，想把旅游产业发展起来，让古村落焕发新活力，让俄亚家家户户受益。

瓦年机也对未来充满信心。她打算本科毕业后就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还完助学贷款，然后和哥哥一起把老宅翻新重建，让家里搭上当地文旅发展的顺风车。她说，从小到大，总有一双大手托举我，我也应该帮忙撑起这个家。

瓦年机帮助哥哥做视频直播。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摄

胡焕庸线

北起黑龙江黑河，南至云南腾冲。1935年，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通过数万个数据，一点一点发现了隐藏在中国地图上的一条“神秘线”。这条线不仅划分了我国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的人口密度，还与我国地势二三级阶梯分界线、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基本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经济地理的一条重要分界线，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空间的基本格局。这条线也被称为“胡焕庸线”，是最早由“大数据”得来的中国人口地理大发现。

如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卫星，我们发现“胡焕庸线”以西区域的夜光越变越亮。卫星夜光数据显示，2013年—2020年，“胡焕庸线”以西区域夜光面积增加约55.3%，夜光总量增加约42.7%。夜光总量增加最多的地区为四川西部和西藏，分别增加了约104%和97.6%。增加超过50%的地区有西藏、四川西部、黑龙江西部、新疆、云南西部、青海。

黑龙江
黑河

马甜甜和爸爸马海合影。　长江日报记者汪洋 摄

四川
木里

瓦年机坐进童年时溜索求学的吊篮，心中是满满的回忆。
长江日报记者杨佳峰 摄

嫩江市区的中市街，百姓扭秧歌迎接新春。
长江日报记者汪洋 摄

云南
腾冲

李发顺和爱人杨彩芹整理大米粑粑。　长江日报记者陈晓彤 摄

李发顺家的小院常常坐满游客。　长江日报记者陈晓彤 摄

嫩江姑娘马甜甜：
儿时难熬冰雪天变身流金淌银的欢乐季

■长江日报记者汪洋发自黑龙江黑河市

“胡焕庸线”又称“瑷珲—腾冲线”，其北端瑷珲，即今黑龙江黑河市的古称。2月5日，长江日报记者从武汉出发，坐飞机到哈尔滨，次日下午乘K5159次火车前往黑龙江省西北部城市——与黑河相邻、由其代管的嫩江。

从位于华中的重镇武汉到东北冰城哈尔滨，航程为3小时25分钟。从同属黑龙江的哈尔滨去嫩江，火车只有K字头，全程要坐7小时42分钟。

车窗外是松嫩平原上茫茫无际的北大荒农场。这个季节，粮食已经归仓，白雪覆盖的土地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无数草垛。下午5时刚过，天暗下来，眼前的一切渐渐隐入夜幕。

6日晚9时许，火车抵达嫩江站。车厢门一开，寒冷的空气扑面而来。记者打了个哆嗦，赶紧戴好手套和帽子，裹紧棉衣。站台路灯映照出飞舞的大片雪花，地面已覆盖了一层积雪。手机显示，气温为零下23摄氏度。

扳道工消失了，火车站还在忙碌

7日上午，天气放晴。在嫩江市墨尔根古道驿站博物馆，记者见到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大二学生马甜甜和她的父亲——57岁的马海。他们是记者在当地的“向导”。

嫩江古称墨尔根，一直是边疆进入内地的咽喉要道。中国北方最长的古驿路，清朝光绪年间由墨尔根修至漠河金矿，主要为往来漠河的淘金工人和向京师运黄金开设，后人称之为“黄金之路”，墨尔根也被称为“黄金之路”的起点。古驿站已没有遗存，当年的几间茅草屋只能从博物馆的照片里怀想。

嫩江火车站始建于1936年，即“胡焕庸线”提出的次年，是黑龙江省西北部重要铁路交通枢纽之一。如今，嫩江还通了省道、国道，墨尔根通用机场一年运输旅客超万人次。

马甜甜的爷爷是一名扳道工。她的叔叔马英子承父业，在嫩江火车站工作了40年。但他做扳道工的时间并不长。马英告诉记者，以前站上有30多名扳道工，24小时轮流值班。后来随着自动化的普及，不需要人工操作道岔了，他转岗成为后勤人员，负责乘客疏导以及候车室的卫生清洁等工作。

马英说，近些年火车站旅客明显多了很多，前往漠河旅游的人特别多。近段时间，哈尔滨正举办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不少人乘火车前往，“每天差不多有25个车次，而此前只有十六七个车次”。马英还观察到，大家都愿意买卧铺票，“现在每列车基本只有一节硬座车厢”。

嫩江有丰富的煤、铜等矿产资源，盛产大豆、红豆和木材。马英说，改革开放之前，矿产和货物都通过火车运送至外面。现在大多数农产品走公路运输，只有煤要用火车拉。

小时候冬天难熬，现在欢声笑语不断

嫩江市区面积不大，有四横四纵八条主干道，街道横平竖直，楼房整整齐齐，街面非常干净。

墨尔根大街上车水马龙。呵气成冰的天气里，不时有姑娘、小伙儿和小孩停下脚步买几根糖葫芦，边走边吃。马甜甜也买了，分给记者一根，咬上一口，酸酸甜甜，冰爽劲儿顺着喉咙沁入肺腑。

穿过福民大街、庆丰大街，来到嫩江市高级中学，校园跑道在冬日里变成了滑冰的赛道。男女老少在冰面自由驰骋，薄薄的冰刀划出漂亮的曲线，欢声笑语好不热闹。

江边有广场，许多市民在健身器材上扭腰、拉背、伸腿。

冰封的嫩江江面上，传统的冰钓、冬泳，近几年时兴的冰雪碰碰车、网红坦克、钩机八爪鱼、江上骑马、冰雪滑梯等冰雪项目，市民们玩得热火朝天。

马海说，小时候冬天很难熬。那时都住平房，每到冬天，家家户户拉煤做煤砖，冬天用煤砖暖炕，一家人吃饭睡觉都挤在炕上。

“烧煤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集中供暖，暖气通到家家户户，24小时都是暖烘烘的。价格也便宜，100平方米的房子一个供暖季只需要4000元左右。”马海说，城市道路下铺设了供暖管道，路面也变暖和了，积雪融化更快。以前街上都是泥巴路，融雪时行人满脚泥水，现在无论哪里都铺设有防滑的地砖，积雪消融后路面干干净净。

过完春节，当地回民的下一个隆重节日就是开斋节。嫩江除汉族外，还生活着回族、满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马甜甜说，政府很尊重回民，每年他们还会收到“肉补”。

雷军来了，“大豆之乡”亮出新技能

嫩江地处黑龙江省的西北部，是我国的“大豆之乡”。

富民路是嫩江的种子一条街。农历新年还没过完，门店都已开业，来自周边农村的种粮户络绎不绝前来问价。

“‘龙达137’什么价？”种粮户王晓勇在问大豆种子的价格。

“3.2元一斤，生育期110天左右，百粒重20克，蛋白含量39%。”门店老板回答。

“你们家种了几亩地啊？”记者问王晓勇。他哈哈大笑起来。门店老板接过话头，“我们这边的农户，每家少则种几百亩地，多则上千亩地”。

王晓勇家种了30多公顷地。“种这么多地，雇了多少人啊？”记者问。王晓勇又笑了，“我一个人就种了。现在全部机械化了，从耕地到播种，到施肥、收割，所有的农器具家里都有，耕地用大马力，播种有播种机，一天就可以播种20多公顷呢”。

在嫩江对岸，养殖大鹅的塑料大棚正在“冬眠”期。只等开春回暖，这里又会鹅声四起。近年来，嫩江市倾力打造出“北鹅”品牌，鹅食品、鹅预制菜、羽绒制品等加工项目落地开工，“看龙江山河、吃嫩江大鹅”口号频登媒体。

年初，雷军带着小米新车到黑河进行冬季测试，让黑龙江的寒区试车产业广为人知。他在社交平台发布了解锁“泼水成冰”新技能的照片，“雷军黑河放烟花祝大家新年快乐”的短视频登上平台热榜。他还玩了冰面漂移，吃了东北铁锅炖，自称“南方土豆到了东北，真的见世面了”。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这片千里沃野、大豆摇铃的神奇土地，不知道还能带给我们多少惊喜。

已经立春了，天气渐暖。到4月冰雪融化，嫩江开江跑冰排，大豆也将要下种，又将是一番壮丽景象。

腾冲村民李发顺：
女儿读研儿子入伍，小院日迎游客2000人

■长江日报记者陈晓彤发自云南腾冲

元宵未至，“胡焕庸线”最南端的云南腾冲已是暖春景象，油菜花灿烂开放。

2月6日大年初九，长江日报记者跨越2000多公里，从武汉来到腾冲清水镇三家村中寨的网红村——司莫拉佤族村。

司莫拉村坐落在高黎贡山下，有500多年历史。佤语中，司莫拉意为“幸福的地方”。2020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李发顺的家，还和乡亲们一起制作大米粑粑。

李发顺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假期，村里日均接待游客超4000人次，为历年最多。他家的日子也一年一个台阶：农家乐生意越来越好，女儿研究生毕业，儿子入伍当兵，“我也入党了！”

农家乐里游客络绎不绝，“越忙越高兴”

6日，司莫拉村人流如织。游客敲响佤族用来祈福的木鼓，孩子们在竹秋千上欢笑。到处是大红灯笼和中国结。

李发顺家院子里人声鼎沸。这个名叫“发顺佳德”的小院，一楼是一间正房、两间厢房，中间围成天井，布置着七八张木桌矮凳，供游客休息用餐。二楼是起居室，朝外的围栏铺着满满当当的苞谷棒。

“总书记来的时候，夸我家格局不错，很聚气。”李发顺笑着说。

他沿着总书记考察的路线带记者参观小院。厨房的大灶台热气腾腾，一边蒸着用来做粑粑的大米，一边煮着小锅米线。穿过厨房，农家乐包厢干净敞亮。回到小院正房，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这里和佤族乡亲围坐长谈。

不断有游客踏入小院，走走逛逛，或围在火塘边烤大米粑粑。烤粑粑，煮米线，切凉粉，李发顺和爱人杨彩芹忙个不停。

有游客问：“你们家热闹呀，一天来多少人？”杨彩芹笑答：“数不清多少人，大年三十、大年初一都没休息，忙不赢。”

“这么忙，这么累，你愿意啊？”“忙点好呀，越忙越高兴！”

硕士生回乡，“有奔头有希望”

在李发顺的记忆里，儿时的司莫拉与“幸福”相去甚远。小时候住茅屋，和牲畜“同吃同住”。雨天道路泥泞，只能赤脚出行。

地处偏远，产业单一，2014年，这个人数不到300人的村庄，建档立卡贫困户依然有16户71人，他家也在其中。

李发顺初中毕业就外出务工。结婚后，他在外工作养家，妻子在家照顾老人孩子，日子还过得去。2010年春节前夕，他遭遇车祸受伤，全家生活又陷入困境。

那几年，杨彩芹到广东打工，他在家休养。恢复行动能力后，他买了一辆电动车，卖水果、收废品、养猪，终于在2017年底脱贫摘帽。

2020年，司莫拉佤族村建起旅游专业合作社，李发顺家入了股。杨彩芹不再当“候鸟”，留在家乡筹备农家乐。两口子潜心做大米粑粑，售卖自家生产的茶叶、核桃等农产品。结婚24年，夫妻俩终于不用再分隔两地。

2021年，他们的女儿李连欢考上了研究生。农家乐走上正轨，李发顺夫妻俩对厨房进行改造，新添了两台大冷藏柜，展示新鲜食材，方便顾客点菜。这一年，李发顺的妹妹李发果也从腾冲市回到司莫拉村，重新装修房子，开起了旅馆。

2022年，李发顺家将曾经的猪棚改建成木屋，隔出两个农家乐包厢。

2023年，李发顺的儿子李连斌入伍，实现了保家卫国的梦想。

2024年，李发顺在小院天井上方搭起一整片玻璃天幕。无论晴天雨天，大家都能坐在天井里，一边喝茶聊天，一边抬头观景。

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大二学生蒋欣语的母亲曾在清水镇工作，和李发顺相熟多年，见证着他们家的变化。1月28日参加长江日报与中南民大联合策划举行的《从冰雪到花开，万里“胡线”共度除夕》直播时，蒋欣语特意到李发顺家进行直播，展示了他家宾客盈门的热闹景象。

“发顺佳德”小院的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李发顺一家六口身着红艳艳的佤族服饰，笑意盈盈。李发顺骄傲地说：“这5年，我家里的日子越过越顺，一年一个台阶。”

李连欢本科和硕士研究生都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一心想留在家乡腾冲工作。她在电话中告诉记者，这里一年比一年好，有奔头，有希望。

成立合作社，村民既当股东又当员工

李发顺一家奋力向上的同时，司莫拉佤族村也在蜕变。随着腾冲驼峰机场建成投用，当地政府看准周边景区密集的优势，探索发展佤族特色旅游。

腾冲市清水镇副镇长、三家村党总支书记赵家清告诉记者，一开始，村民们不相信会有人来村里旅游，他们组建了一支“乡村主播”宣讲小分队，谈变化、讲未来，算发展账、收入账。2020年6月，村里成立了幸福佤乡旅游专业合作社，每户村民都入了股，既当股东又当员工。村里还引入外来企业家，建起餐厅、客栈、农家乐，收入全村分红。今年1月，合作社开始一年一度的分红，60户共分红39.2万元，是5年来最多的一次。

李发顺家附近的特产店，店主赵仁芹30岁出头，2020年12月从打工十几年的江苏苏州回到司莫拉村，卖自家做的胭脂果、葛根粉、木瓜干等特产。另一位“90后”姑娘陈永彩来自司莫拉村旁边的三家村自然村，2021年开起茶叶铺，卖自家产的茶叶，一天销售额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比外出打工强多了”。

采访中，李发顺还告诉记者，2022年，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已经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今年7月，他将正式转正，成为继女儿李连欢、儿子李连斌后，家里的第三个党员。

“永远跟党走嘛！以前享受了党的好政策，现在有能力，（应该）帮乡亲们做好事。”李发顺说。

记者采访当天，李发顺家的客流量约为2000人次，不少人从黑龙江、新疆、宁夏、甘肃等地远道而来。一位安徽游客在品尝了他家的手抓饭和土锅炖之后，留下李发顺的联系方式，欢迎他们全家到安徽旅游。一位黑龙江游客翻出手机里的照片，让夫妇俩看看东北的大雪。

“坐在家里就交到全国各地的朋友，这种感觉挺神奇。”杨彩芹说。采访结束，记者几次告辞，她都端起果盘递过来：“再坐一下嘛，再吃点糖嘛！”记者说要赶不上车了，她才松口：“你一定要再来，带着家人来，我等你啊。”

（策划统筹　长江日报：谌达军　胡孙华　刘亮　翟晓林　汪鹃　中南民族大学：李从浩　贺展　徐其涛　邓俊熙）